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1

王鴻仁譯

前言：諾貝爾文學獎之繭

1

無疑地，在當今國際知名的文學獎金中，諾貝爾文學獎的地位是無可匹敵的。（相形之下，德國的歌德獎，法國的龔古爾兄弟獎，美國的普立茲獎，以及亞洲的麥格塞塞獎都只能算是一些區域性的盛事，在其本國以外的報紙上甚至連一個最小的角落都不容易佔到。反觀諾貝爾獎則幾乎是全球性地家喻戶曉。）部份原因當然是這筆獎金的實質份量（約為九萬美元之譜）及使人一夜成名的偉大力量（在不少的實例中，一個作家獲獎之後才贏得國際聲譽）引起全世界文

人的側目。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該獎對於國家威望的提携；這點是很要緊的，因為它與諾貝爾文學獎自身的隆譽不衰的確有着唇亡齒寒的關係。從一九〇一年起世界各國（起先僅侷限於歐洲）便紛紛推出他們的文壇精銳，在瑞典學院裏展開了另一種方式的競技。由於每年的得獎人——亦即得獎國——只有一個，所以角逐十分激烈，各國遂也因此養成了年年全力以赴的習慣：一個習慣一旦養成就不易改變了。

愛之益深，責之益切。瑞典學院的決定幾乎年年都遭到猛烈的非議。當然，僧多粥少以及攻擊者個人的好惡（甚至私慾）是一部份的原因，可是還有另一部

份的原因則確實是隱伏在諾貝爾獎本身的制度中。欲明瞭這點就必須追溯到亞勒弗烈·諾貝爾的時代裏。

2

亞勒弗烈·伯納德·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是一位瑞典的發明家，由於發明無煙火藥以及經營巴庫的油田而成爲鉅富。臨終時他在遺囑裏指定要從他龐大的財產中撥出九百萬美元，交託給四個學術機構(三個在瑞典，一個在挪威)，由該四個機構組成一個諾貝爾基金會管理這筆基金。基金的年息悉數用於獎掖在物理、化學、醫學(包括生理學)，文學、和平五個部門有特殊成就的人才。文學獎方面由瑞典學院主持，由該學院從它的院士中組成一個諾貝爾委員會，專門負責遴選事宜。

在亞勒弗烈·諾貝爾的遺囑以及根據它而制定的諾貝爾獎頒獎規章中，文學獎的審核標準是：不論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品；不過有個附帶的必備條件，就是候選人須由符合資格的人或機關團體所推薦。

唯心的理想主義和一筆金光閃閃的鉅款，實在是個相當刺眼的組合。不過這是題外話。

亞勒弗烈·諾貝爾出生於一八三三年，而於一八九六年死在義大利。無論在時代上、在觀念上他都是個澈頭澈尾的十九世紀人。他熱切地信仰着人類的進步，對人類的前途抱着極樂觀的想法：單就這點看，他本人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可是二十世紀是個嶄新的世紀。十九世紀的思潮在二十世紀裏遭遇了嚴重的挑釁。進步的列車剛駛入這個新紀元就開始顛簸了。此外，諾貝爾的遺囑是如此的空洞(但又嚴苛)，所以「理想主義」一詞的解釋遂始終是個爭辯的焦點。要以舊世紀的標準來評估新世紀的文學，這是一個根本的癥結。

瑞典學院的遴選委員們要在二十世紀裏找尋十九世紀人呢，還是要背叛諾貝爾先生呢？除了一九〇八年的魯道夫·倭鏗(Rudolf Eucken)外，二十世紀再沒有一位玲瓏剔透的理想主義者了。

3

瑞典是個極圈裏的偏遠國度。它的文學觸角遠不如其他地理位置優異的文化強國（如法國）那樣地遍佈而敏銳。所以由她來肩負一項國際性的文學重任有時不免顯得力絀。

事實又證明，瑞典國內的輿論對學院的決策似乎有相當的左右力。而瑞典報界在偵測歐洲語文（當然包括南、北美及澳洲、印度等）的動靜方面比起偵測世界其他語文自然要方便得多了。這個情況也可以適用於整個瑞典的文化界，學院的遴選委員們當然不能免俗。

瑞典學院的另一個壓力來自其他歷史更悠久，聲望更高的機構，例如法蘭西學院，英國作家協會、西班牙學院等。這些學術機構年年推出他們國內的精英，年年對瑞典學院的眼光與決心施以嚴酷的考驗。

當然，瑞典學院的院士都是一時之選，可是他們都各有專精，也各有好惡，而大部份時刻都是被幾個比較積極，比較活躍的同事們所左右。另一方面不論在人手上或專業知識上他們都不足以應付來自世界各地的申請書。所以除却特殊的情況外，遴選的工作大抵憑據學院所敦聘的專家們提出的初審報告（早期連

這道手續都沒有）以及推薦者的名望。在一切都講究戰略的時代裏，連要獲取這項殊榮也不是一件單純的事情了。初審報告的褒貶固然有相當的作用，可是強有力的推薦及關說（甚至候選人與學院的私交）往往更能奏功。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諾貝爾文學獎幾乎成了歐洲文壇的禁轡。

4

要達成亞勒弗烈·諾貝爾的願望是愈來愈困難了。遴選時欲不考慮國籍便是一例。學院在很早的時候就背叛了諾貝爾先生：檔案顯示，它一直十分顧慮過份偏重於某個國家；所以一開始便很明顯地在歐洲諸國實施着「配給制」。後來隨着國際局勢的發展，配給的範圍逐漸擴大，首先北美，然後南美、亞洲等，如今澳洲也分得一杯羹了。（泰戈爾情況特殊，詳情於一九一三年度正文細說。）

其實這個配給制是有其背景的。瑞典是個保守而謹慎的永久中立國。就她的立場，這項全球矚目的大

獎不免帶有政治的意義。她必須以這種方式在各民族間執行和平與溝通的使命。不過很遺憾，她的作爲多少使人覺得是一種對強國地位的錦上添花。

不過我們可以解嘲地說：那些不論在文化上、語言上，價值觀念上或者在地理上距離瑞典如此遙遠的國家畢竟也因而獲得一線希望了。

5

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七四年，諾貝爾文學獎一共頒給了七十一位作家。其間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停頒了七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九、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一九〇一年

（法國）雷涅·蘇利——普里東

（René Sully-Prudhomme）

一九〇一年，瑞典學院將第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一位法蘭西學院的院士，雷涅——佛蘭索瓦

——四三），另有四年則是同時頒給兩個人（一九〇四、一九一七、一九六六、一九七四）。

在同顧這七十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們不能說「二十世紀的文學全都在這裏了。」它畢竟不是一部文學史；它只不過是個獎而已，它有它特有的尺度、它特有的方式，以及它特有的體制，因此也就有着它獨具的闕失。誠然，有不少本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家沒有獲得這項殊榮（所幸他們的偉大根本毋須以任何外來的榮耀來加以裝潢了），不過這七十一位得獎人也確實都是本世紀文學的精華，只是他們比他們的伙伴要幸運就是了。

關於他們獲獎的原委我將按年份一一敘述。

——艾德蒙·普里東（René-Francois-Armand Prudhomme，筆名蘇利——普里東）。這項決議的

誕生是相當艱苦的。瑞典學院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躊躇、疑慮、爭執及隱憂。可是這個決定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一家瑞典的大報發表了如下的評論：

「就這樣，獲獎的不是托爾斯泰，不是易卜生，不是班生，不是蒙森，不是史溫朋（Swinburne），不是左拉，不是安那托爾·法朗士，不是卡度齊，不是米斯特拉爾，不是霍卜特曼，甚至不是艾契加里——獲獎的是蘇利·普里東！不過這還算差強人意，因為獲獎的畢竟不是佛蘭索瓦·柯貝（François Coppée）——憑他那種對世故人心無害的感傷調調，他應該極可能被目前的瑞典學院看上的。」

這段笑罵淋漓的評論只是抗議聲浪的一部份。

現在讓我們回到學院決議之前。

從一開始諾貝爾獎的競爭就異常激烈。陸續寄到瑞典學院的那些建議書及推薦函為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文壇勾勒了一個壯闊的輪廓。

孤僻而保守的大不列顛沒有參加角逐。

波蘭聲勢洶洶地推出亨利克·顯克維支（另外還有兩位傑出的瑞典歷史家支持他）。

德國更為積極。一位德勒斯登（Dresden）的大學教授寫了一份雄辯滔滔的申請書，呼籲瑞典學院鄭重考慮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歌謠作家，因為「他具有罕見的抒情才華」。還有許多德國學者推薦一位著名的文學史家——一個學識極淵博的人，他的作品曾是全歐公認的範本，而如今只有那些焦黃的書皮才記得他的名字了。另一羣德國人提名普洛汶斯（Provence）詩人，浮烈德利克·米斯特拉爾。

法國呢？法國一開始就表露了志在必得的決心。

麥塞林·伯希洛（Marcelin Berthelot）——一位於一九〇〇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著名科學家——以他的院士資格保薦一個由自然科學及自由民主精神培育出來的作家：愛彌兒·左拉。保羅·赫爾甫（Paul Hervieu）則提名愛得蒙·羅斯當（Edmond Rostand）——西拉諾·德·別吉拉克（Cyrano de Bergerac）一劇的作者。

最引人注意的要算雷涅·瓦勒西—若多特（René Vallery-Radot）。瓦勒西—若多特曾為他岳父寫過一本傳記巴斯特傳（Life of Pasteur）。他在法國文藝界交遊極廣，可是一出了法國就沒有人聽過

他的名字了。他是尤金·蘇 (Eugène Sue) 及愛彌兒·列哥維 (Emile Legouvé) 兩人的侄 (甥) 孫，又和卜洛茲 (Buloz) 共同主編兩個世界評論 (*Revue des Deux Mondes*)。以他的家學淵源及閱歷，他自然十分精通文藝界沽名釣譽的技巧。因此，很明顯，他之所以能够參加角逐純粹是得力於某種非常積極的暗中活動與關說。起先他是由一位作家兼學院院士梅爾裘·德·浮傑 (Melchior de Vogüé) 推薦給瑞典學院的；可是過了沒幾天，突然間，大批大批由法國文人們所寄出的狂熱推薦函像潮水般地湧進了斯德哥爾摩。

這個戲劇性的事件馬上就發生了作用。諾貝爾委員會居然十分認真地考慮起瓦勒西——若多特來。所幸法蘭西學院適時地參與了競爭。這才粉碎了他的詭計。法蘭西學院發表了一份長篇大論的聲明（由許多重要的文人簽署），推薦該學院一位才華出衆的院士：蘇利——普里東。於是蘇利——普里東就這樣地出場了。

那些來自義大利、希臘、挪威以及瑞典本國——一名教授推薦他在厄普沙拉 (Uppsala) 大學的同僚，加斯特·巴里斯 (Gaston Paris) ——的推薦

方式實在是太平淡了。它們立刻就被法蘭西學院這種半官方的大規模推薦法擊潰了。所以儘管這幾個國家也都提出了冗長而切實的推薦書，可是面臨法蘭西學院的壓力，瑞典學院實在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所以當瑞典學院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那一整天的會議中獲得結論之後，便通知蘇利——普里東個人：諾貝爾文學獎已經決定要頒發給他，「以表揚他的詩作，因為它們揭發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完美的藝術造詣，以及心與智兩種素質的珍貴結合。」

十一月十九日，這位得獎人寫來了一封優美的短札；那是從他在巴黎近郊夏梯尼 (Châtenay) 地方的隱居處寄出的：

「我感到一種自豪的喜樂。我並且欣然地認為：此項為作家們（本人忝為其中的一份子）所力爭之最高榮譽應歸於我的祖國——因為我作品中贏取此項榮耀的一切都是得之於她。」

由於獲獎這件事不單是個榮譽及祖國的問題，而同時也是個錢的問題，所以這位桂冠詩人顧慮周到地附記上他在巴黎的銀行的住址。

在十二月十日（亞勒弗烈·諾貝爾的忌辰）正式頒獎之前，世人一直不知道什麼人獲獎；蘇利——普里東也始終嚴守着這樁秘密。日期愈近，神秘的氣氛也就愈濃厚。每一家報紙的記者都始終採訪不到有那位文壇貴人蒞臨斯德哥爾摩的消息。

已經知道的是，龍特根教授（Prof. Roentgen）已經住進了大酒店（Grand Hotel），可是他當然是來領他的物理獎的。只有主辦人員才知道這次文學獎的席次將會空着。因為蘇利——普里東一開始就已經表明，由於健康情形每況愈下，他無法前來斯德哥爾摩。這使得瑞典學院十分失望。因為按他們原先的計畫，他穿着全套法蘭西學院的制服出席將會使頭一次的典禮顯得更加隆重的。

文學獎由法國公使馬爾祥先生（Monsieur Marchand）代表蘇利——普里東以及他的祖國領取。馬氏的穿着「樸素而平民化，他的黑外衣上連一顆星或一個勳章也沒有」（一家斯德哥爾摩的報紙如此報導）。這和在場瞻禮的瑞典名流的華麗服飾形成一個奇特的對比。

數日後，蘇利——普里東本人在他寧靜的隱居處接受採訪。他笑着說，當他知道自已獲得了這筆獎金時，他不知道有多驚喜（因為它比他寫了三十五年詩的總收入要高出四倍以上）。「我想起了我那些沒有能力出版處女作的同道們。我打算撥出一筆錢，幫助他們出自己的第一本詩作。我現在已經接到了一大堆的請求，如果全部答應的話，足可將我的獎金給吞得一文不剩！」（待續）

大馬詩選

這本詩選是馬華文壇數十年來唯一的一本最完備的現代詩選；天狼星詩社出版，溫任平主編，並包涵作者詩人畫像卅幅，集中所選的都是馬華文壇上有貢獻的、肯努力的、並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之作品，計收王潤華、方娥真、李有成、周清嘯、陳慧樺、淡瑩、黃昏星、溫任平、溫瑞安、賴瑞和、賴敬文、藍啓元等，廿七家之詩作。全書厚達三百餘頁，零售每冊新臺幣五十五元，郵購優待一百冊，每冊五十元，請直接以支票郵寄：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四〇巷十四弄卅號四樓方娥真帳戶收。